“红星”依然照征程

——从《红星》报到“长征副刊”

■栗振宇

感　念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简陋的报社。从主编到印刷工，总共四五个人，两副扁担挑着4只铁皮箱子，铁皮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

这可能是世界上搬家次数最多的报社。战火纷飞，漫漫征途，一边行军一边办报，每天一般要走80里。

《红星》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长征中的喉舌。90多年过去，它依然“活”在人们的目光里。每当看到它，人们总忍不住驻足细读，静静体味，甚至想嗅嗅当年的油墨味道。

一

北京的这个秋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0多份《红星》报镶嵌在不同主题版块，就像一页页长征日历。它们依然在说话，讲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历史。

《红星》报是《解放军报》的源头。《红星》报的样子，描绘出一张军队报纸最初的面孔。

《红星》报的版幅大小不一，稿件大多二三百字，短的只有一句话。这自然是战争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红星》报工作人员赵发生回忆说：“负责编辑的同志，一边走一边还构思稿件，逢到休息的时间，就赶紧动笔写稿。宿营时，我们行装一放，顾不得喝水和洗脚，就马上打开箱子刻钢板。负责印刷的同志先睡觉，等我们刻好以后，再叫醒他们印刷。”

“有一次正在印报，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我们险些丧命。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艰难环境，也不管怎样困和累，我们一直坚持10天左右出版一期。记得只有一次，因为一位挑箱的运输员同志患病掉队了，报纸停办了20多天。后来五军团的同志拾到了这副铁皮箱子，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又继续按期出刊……”

短，不意味着空。短，不意味着浅。

1935年再占遵义之后，《红星》报登过一篇不到200字的文章，题目叫《王家烈叫救命》。文章写敌军溃败，没有用“狼狈”“不堪”，而是写王家烈“险被我（红军）活捉，幸亏脚快逃跑，连鸦片烟枪和大衣都抛掉了”；描述战果，没有用“辉煌”“重大”，只将被消灭驱散的敌人6个团、1个特务营的番号一一列出；最见功力的是结尾，作者直接引用王家烈给蒋介石打的求救电话：“子弹用光了，伙食都没有了……否则士兵没有饭吃就要造反了。”讥讽之意，跃然纸上。

还有一篇写强渡乌江的稿件——《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文章写第一个登岸的连长，连同他身边的4名战士，5个人的名字一个不落；写激战，“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最后以五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写架桥的英雄，“不顾河水的冰冷，脱衣过水，往返数次”。

朴素的文字，往往蕴含着意想不到的力量。率部强渡乌江的杨成武，多年后还能记起这篇报道：“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他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

二

《红星》报版面有限，也有自己的副刊栏目。

当初，《红星》报在瑞金创刊时，有一篇《见面话》，给这张报打了一连串比方：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一位政治工作的指导员，一个常开的讨论会。末了，口气忽然松下来——它还是一个俱乐部。

一张属于军队的报纸，在命令、战报、社论之外，给自己留了一块轻松的版块。像“俱乐部”这样的栏目，没有挂“副刊”的牌子，但内容就是今天我们常见的报纸副刊内容。歌曲、漫画、谜语、小题目……这些内容，让一张染着硝烟的报纸，仿佛有了人的体温。

歌是其中最响的。1935年夏，红军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遇上马家军的骑兵，吃亏不小。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分头到各个部队，向官兵详细讲解同骑兵作战的战术要领，可队伍里许多人不识字，条文转头就忘。于是，陆定一把要领编成歌词，由李伯钊配上江西苏区的老调，一首《打骑兵歌》登在《红星》报上：“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

战术条文不容易背记，歌曲一教就会。后来再遇上骑兵，战士们不再慌，一排子枪压过去，敌军人仰马翻。

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了长征途中唯一一份号外，主题是严肃组织纪律——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买东西要给钱等。除了严肃的组织纪律要求外，《红星》报还发过一首《赔锅》歌：“我们红军不小心，打破你家一口锅。留下五个袁世凯（银元），赔你一口好铁锅。”

报纸也有生命。今天，翻开那些泛黄的油印纸，眼前仿佛还能闪现，一群人围在篝火旁，听一个人情真意切地朗读报纸上的内容。篝火边的人很多不识字，但报纸上的内容，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

三

《解放军报》“长征副刊”，因长征而生。

最近，“长征副刊”编辑部收到军旅诗人石祥的稿件《军号声声》。稿子是手写的，运笔有些发颤，但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

诗人与“长征副刊”的缘分，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

1975年11月9日，在隆重纪念党中央率领红军抵达陕北40周年的氛围里，《解放军报》当天第3版右上角刊发了一篇短文——《致读者》，宣告《解放军报》的文化副刊正式定名为“长征副刊”。

就在《致读者》旁边，刊登着石祥的诗《登娄山关（外一首）》。那时他正当壮年，而今已是一位白发老人。

岁月流转间，“长征副刊”也从第1期、第2期……到今天，即2026年10月21日，已出版第6784期。

每一期“长征副刊”，“长征”二字都镌刻在版面上。1983年3月27日，“长征副刊”第488期，发表微型小说《丰碑》。作品写一支红军队伍翻越“云中山”，一位军需处长把棉衣都发给了战士，自己最后冻成了一尊“雕像”。作品发表后广为流传，后进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直到今天，《丰碑》还不断被改编为舞台剧、微电影、短视频。

一篇不到1000字的小说，为什么能有这样深入持久的影响？当年编发这篇稿件的曾凡华同志告诉我，主要是精神境界和文学品质完美融合。什么是长征精神？小说一个字没有说，但谈起长征精神，现在很多人都能想起那位军需处长。

精神从不是“说”出来的，是文章自己“长”出来的。这种风格，让人不禁想起《红星》报上，“王家烈叫救命”，还有“几乎没有形容词”的文章。

一期接一期，绘就一张报纸的年轮。记得“长征副刊”第3000期时，参与创刊的元辉同志回忆：“大家一致同意用‘长征’这个刊名。潜台词里，就有继承和发扬长征光荣传统的意思——不管遇到多少艰难曲折，都要坚定革命信念。”他接着感慨：“令人欣慰的是，它的发展从未离开创刊时编者的初衷：让长征所宣示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观念在副刊上唱主角。”

现在，离第3000期又过去了16年。这期间，很多东西变得很快，也有些东西从未改变。今天，报纸更多转移到手机屏幕里，副刊版面也不只是文字图片，但读者对于好作品的期待没有变，优秀作品总能赢得读者青睐。

去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长征副刊”推出的系列文章，几乎每一篇在网上的阅读量都超过了100万。可以想见，对于好的作品，屏幕那端的人，依然会产生共鸣，就像当年那些围着篝火读报听报的红军战士一样。

好作品的味道，是可以闻得出来的。“长征副刊”编辑部曾出版过一部优秀作品集《硝烟芬芳》。商量书名时，大家都有些焦灼，觉得很难用几个字装下那么多门类的文艺作品、那么广阔的军旅生活。纠结之际，“硝烟芬芳”4个字冒出来，众人一致击节叫好。文章染上硝烟，自然透着军旅文学特有的芬芳。倾情军旅的人，对这种芬芳，有着天然的嗅觉力。

山一程，水一程，马蹄声碎又一程。“长征副刊”，有幸因长征而得名，也必将笃定走在一条不断延伸的路上。

红色足迹

松涛漫过山岗

■谢希凝

车子驶离巴中市通江县城，向王坪村方向前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连绵的山影一层层压过来。大巴山的峰峦、深沟与密林，当年既是红四方面军立足川陕的天然屏障，也是迂回、阻敌的战场。王坪，这个与红四方面军征战故事紧密相连的地名，我从小就听祖辈讲起。直到这天，我才来到这片长眠着众多红军英烈的土地。

车到王坪村，我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门口下了车。山风迎面扑来，带着草木和湿土的气息。沿石阶缓缓上行，转过一道山弯，大片石质墓碑骤然撞入视野。这座陵园，是全国规模最大、安葬烈士最多的红军烈士陵园。25048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其中17225位无名烈士的墓碑上，只镌刻着一颗鲜艳的红五星。一方方墓碑顺着山势铺展，从山脚直到山顶，像一支整齐肃立的队伍。

王坪村曾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所在地。我缓步走过旧址标识牌，试着想象当年这里的样子。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12月攻占通江，次年1月、2月相继进占巴中、南江，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1934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迁驻王坪村。僻静山村里，草棚搭成临时病房，木桌拼作简易手术台；村里的民房、祠堂也腾了出来，住满伤员。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的史料展墙前，一幅幅历史照片、一段段说明文字，让我久久驻足。1934年，反“六路围攻”作战正激烈。山下的土路上，担架队昼夜不息，医院日均收治伤员数千名。没有麻药，重伤员咬着木棍接受手术，汗透衣衫；没有专用消毒药剂，手术器械便用沸水烫煮、用火灼烧消毒后重复使用；夹板取自山间的竹木，草药要天不亮就进山采挖。草棚里，桐油灯昏黄，十几岁的看护员连轴值守，给伤病员换药喂水。

展板上的一行文字，让我心头一沉。起初，每位烈士还能有一口薄棺殓葬。木料用完了，周边百姓主动捐出门板、床板，甚至有老人把自己备了多年的寿材抬到医院，说：“战士们为我们拼命，不能连块遮身的木板都没有。”可牺牲的人越来越多，门板用尽了，就用草席；后来，草席也用完了……战友们在山岗上挖开长坑，把烈士们一排排集体安葬。下葬时，墓坑前插一块粗糙木牌：记得清名字的，就写下姓名；记不清的，就写籍贯，或写战友间的绰号。山雨冲刷，时间一久，木牌朽了，字迹也消失了。牺牲的红军，成了无名烈士。1934年夏，红军在山上建起最初的烈士墓区。

我俯身轻轻抚摸一方石碑，碑身冰凉。碑上的五角星在天光下格外醒目。安息在这里的英烈，有冲锋陷阵的战斗员，有昼夜值守的医护人员，有随军转运的民夫。他们平均年龄不足20岁，最小的年仅11岁。

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半张泛黄的麻纸。它出自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旧址，是当年苏区造的土纸，边口残缺，纸页发皱，上面的字迹歪斜。我隔着玻璃仔细辨认。“这是谁写的？”我问工作人员。他摇摇头说：“不知道。只知道上面记着伤员数和剩余药量。”我又问：“他们后来等到胜利了吗？”他轻声回答：“没人知道。”

据工作人员介绍，2011年，四川省决定将散葬在通江县20多个乡镇的红军烈士，迁葬至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迁葬时，人们发现，烽火年代匆匆修筑的墓穴中，有的烈士遗骸身侧放着半截刺刀柄，有的手中握着磨得光滑的竹瓢。

当年通江全县人口23万人，参加红军的就有48000人，到全国解放时，幸存的参军人员不足4000人。陵园工作人员指着一方墓碑告诉我，设计墓碑时，人们以大城寨烈士墓遗址发掘出的无字红星旧碑为原型，在每方碑上刻一颗鲜红的五角星——这是烈士共同的姓名，也是他们革命功绩的见证。

我站在山岗远眺，山下的王坪新村一派安宁景象。白墙黛瓦的房子错落有致，炊烟袅袅，农人耕作，孩童的笑声顺着山风飘来。我看得出神，忽然想起：当年先辈们舍生忘死所求的，或许就是这样烟火寻常、岁月静好的日子。

夕阳西沉，余晖洒遍墓区，为每一颗红星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我久久望着山上静立的碑石，它们与大巴山的苍松翠柏相互映衬。风过处，松涛阵阵，满山红星闪耀。

征途回响

■苏　俊

散文诗

90年前的10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在会宁、将台堡会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那个秋天的黄土塬上，红旗漫卷西风，远道而来的红军将士，握着彼此粗糙的手，互相问候着，欢呼着。金色阳光暖暖地洒在梁峁，像母亲的手，抚过每一张消瘦却坚毅的脸。

从赣南到西北的黄土地，是一条用鲜血染红的路。多年后，人们赋予它一个诗意的名字“地球的红飘带”。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于都河的水面很宽，浮桥以乡亲们家的门板、床板和小船连接而成。踏上浮桥时，多少人频频回望，身后故乡渐远，不知此去归期是何年。

湘江一战，8.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江水无言，只以苍茫血色，记住那个冬天。

生死关头，遵义会议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四渡赤水，红军把被动突围化作神来之笔；泸定桥上，22位勇士攀着冰凉的铁索向前——13根铁索上的冲锋，每一步，都是向死而生。

夹金山上，6月飞雪。有人坐下，再未站起；有人把棉衣让给战友，自己冻成雪山上的丰碑。

松潘草地看似平阔，底下却是吞人的泥潭。炊断粮绝时，盐水煮野菜，皮带入汤锅。艰难困苦中，有人把最后一把青稞推给战友，有人牺牲前仍惦记着身上的党证，有人以身试毒辨识野菜……

征途漫漫，历经岁月风雨，多少故事感动人心。

沙洲村，“半条被子”，温暖了徐解秀大半生，也温暖了亿万中国人。

彝海边，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一碗水酒，一句誓言，让大凉山为红军让开一条路。藏羌群众筹粮带路，回族乡亲端来热汤。

那些糙米、草药，那些门前挂起的马灯，那些用方言喊出的“欢迎红军”，给了一支队伍穿过绝地的底气。

90年了。

于都河的水依旧流淌，金沙江的浪奔涌不息，夹金山的雪年年飘落，松潘草地的野花岁岁枯荣。

那些亲历者的故事，被写进课本、刻成碑文、写成诗歌，被一代又一代人轻声念起。

90年了。

路上的景观变了，部队装备变了，人的心，还是那颗心。

那条红飘带，每一寸都浸透着信仰的颜色，至今闪耀在我们的血脉里、旗帜上。

军号声声

■石　祥

你可听到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
响彻长征路上的军号声
你可看到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封面上
小号手头戴八角帽
手举红军号
挺着胸膛，鼓起腮帮
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遵义会议，军号破晓
拨正了红军的航向
集合号：“嘀嘀嗒”龙吟虎啸
那是突破“围追堵截”的铿锵步调
冲锋号：“嗒嗒嘀”急促吹响
那是抗战愤怒的呐喊、咆哮

有多少号手
在枪林弹雨中壮烈倒下
那浴血的号音
依然在硝烟中回响、萦绕
每一声都撞击着信仰的火光
每一缕都裹挟着初心的滚烫
啊！听吧
声声号音引领着后来人的脚步
奔赴新的长征路

会师楼珍藏的瞬间

■何　南

会宁是一片黄色的土地
一粒粒黄土凝聚成高原的铁脊
会宁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90年前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此
瞻仰者在会师楼前久久伫立
浩荡的风千里奔袭
替会师楼讲述一部
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那群人，衣衫褴褛
无畏背负起北上抗日的使命
那群人，将生命融进征途
将民族危亡的重任毅然担起

长征，长征
夹金山高过鹏鸟的劲翅
却高不过飘扬的红旗
万丈积雪聚成的奇寒
最终消融在
“雪山小太阳”的歌声里

擅长掩盖的沼泽
也定然会永远记得
一双双草鞋
踩出的生路

会师楼不仅是一座建筑
它是一只巨臂，将胜利高举
湘江浪花间的血迹
雪山上身躯冻成的座座丰碑
熔铸成信仰，定格成战旗

七根火柴点燃信念如炬
金色鱼钩的光泽耀亮今昔
前有堵截，后有追击
前进的方向如北斗般永恒
是坚强的意志
是明天的春色
是民族的崛起

1936年10月9日
会宁，迎来了那个光辉的瞬间
会师楼珍藏了那片豪迈的笑靥

八一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革命摇篮井冈山（中国画）　钱松嵒作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784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